焦氏澹園續集

儋園續集卷之十五目錄

墓志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五

墓志銘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初庵方公元配洪氏墓志銘

初庵方公余之石交也爲人挺持卓偉有壁立萬仞之風性雅嗜讀書貫穿馳騁日夕無停披家人生事不問也而家日理名聲日聞盖有宜人之助焉公不幸早逝宜人獨居者二十有七載以萬曆戊申九月十有四日卒於寢子時化時俊以某月

某曰敬初庵公之窆而祔焉乃排纘事行屬余爲
志銘按狀宜人姓洪氏新安歙縣人祖西源公某
父靜所公某宜人以嘉靖乙卯來歸會祖姑若姑
相繼殁舅賈宛陵無餘貲而宜人拮据其間紉縫
饎爨一出其手無難色初庵公由郎官典名郡通
顯矣顧持廉甚果蔬米鹽禁不得入諸饘酏醬醢
一切倚宜人而辦又以其間嚴扃鑰譏僮僕惟謹
一夕廨舍火宜人獨取符印筦鑰俟公出再拜而
火滅會時旱暵問桔槔亾有也宜人削墨爲式出

示匠者器成而功倍其就公官方皆此類也初庵公以郡伯予告歸未幾而卒宜人慟舅之不終養也遺孫之未成立也乃忍死而待久之婚嫁葬祭秩然就緒而宜人年五十矣郡國守相及子姓姻婭以次稱觴於堂里人以爲榮宜人泣曰未亡人始望不及此幸婚嫁甫畢舅以天年終獨一室未葺無以棲若曹了此吾願畢矣自此勵志白業爲西歸津梁敕斷家事勿問又二十載乃感胃疾卒距其生享年七十以初庵公貴再命皆宜人子二

長時化舉人娶胡氏次時俊娶吳氏孫某某時化出某某時俊出女幾人所適皆名族夫宜人升堂而稱婦能安其老者退而稱小君以御於家家人宜之稱母程其子於學而學遂是時初庵公之賢天下爭知之而曰予無恤於家者宜人力也而宜人之子又悉以材聞於世嗚呼難已銘曰

封五品非小年七十非夭生而宜家後有紹山川紆回維宅兆後之式者其有考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比部王君才名藉一時蓋自雋南宮而以治行表
畿輔學士大夫爭慕說之顧不知太安人力也一
日過余手所爲狀以示則母太安人前以丁酉歾
而以墓門之石見屬余曷辭按狀太安人姓唐氏
十五歸封翁太安人父故小吏家赤貧歸時假鄰
姬飾以行太安人不可悉返所假者入門拜尊人
三日即詣庖廚董中饋得尊人歡且逆封翁意斥
鉛華不御封翁益安之封翁磊落不問家且多長
者游產益挫太安人脫簪珥爲助間諷封翁姑喪

而翁鰥煢煢老矣柰何不蚤計而遺其憂封翁亦
藉其言以自策懸壺京師術不售旅處益落寞半
廛而居以一薄介內外盛夏炎蒸如灼太安人兀
坐薄內未嘗一綫衣帶也有問醫者呼茗茗具而
薄以內若虛無人然大雪突無煙來餉者太安人
却不受罏灰盡風可裂膚獨懷兒女煦之有襦絮
盡擁封翁使善寢爲來日地耳會歲侵家益不支
太安人時以溫語解封翁謂豈有壺隱翁而長貧
者壺隱封翁自號也嗣封翁醫日有名稍稍具生

事壽以贈官奉　命賑塞上則家以益昌太安人
於兒女婚姻之禮一如居約時親屬好會多鼎族
盛服御而至太安人獨榛笄大布自如御子舍以
勤慎不少假詞色諸幼子自外傅歸步趨揖拜必
以節馳者戲者必加誚責至飲食亦衡勤惰以給
之稍長擇師授經戒毋得嬉游即嬉游者至無敢
內者課比部讀一燈熒熒不丙夜不休比部從友
人見文選歸而謀諸太安人輒解一臂以購其亟
欲就比部君於學如此性好施而尤急人之難如

贍隣女餇饑兒療痘疹不啻自爲計者家人沮之
不爲衰止故人有緩急無不控於太安人者至督
臧獲嚴扃鑰熺煬洴澼醯醬酒漿一切身任之中
外各秩秩得所貴賤食指斂手奉約束不聞譙訶
聲及比部逋籍家日劇太安人益以朘損爲瑱規
訓比部毋多逋負毋淫酒比部至今佩其言比部
隨牒得西安興平令念遠不能將母行太安人慨
然曰爾業爲縣官用矣尚得爲王氏有邪趣之去
太安人自謂健匕箸無他虞亾何而以疾逝矣居

恒日具鮭菜無貳簋而以盡之賑卹賻贄問無錙
色壺政㒓㒓不可犄見而卽之温温如冬日久而
不能去下能檢誨比部君爲名士而上有裨於封
翁使逸老傳云箪路籃簍以啟山林太安人天所
以啟王氏者非歟生嘉靖癸巳十月二十一日卒
萬曆丁酉二月一日年六十有五以比部當塗最
封太孺人丙午　覃恩加贈太安人舉六丈夫子
一女長信次仕大醫院御醫俱先卒次傳以哭安
人卒次偉會稽縣諸生次佑國子生次恩任卽比

部君信娶胡氏先卒仕娶徐氏傳娶唐氏佑娶陳氏恩任娶楊氏孫五人嘉禎先卒嘉禕順天府諸生嘉祚嘉葵曾孫一俱幼其窆在秦望山祖塋而余爲之銘曰

課子績文箴其闕子乃有成母先躐翟冠流珠佩環玦有册者兆與東發煌煌璽書賁巖穴神游虛空魄棲宅萬曆丙午歲十月余銘母藏永不滅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孺人沈氏墓志銘

孺人故華亭鴻臚李公配也先是鴻臚娶劉生子
曰承儒太學生孺人生子曰耆卿舉孝廉耆卿生
五年鴻臚公歿葬縣龍子坐後十八年孺人卒郎
以其冬啟鴻臚竁而窆焉迨今二十七載矣孝廉
手翰緘徐君光啟狀謁余爲志銘曰微先生之言
無以耀諸幽余因孝廉稔知孺人曷辭按狀孺人
沈姓其先升二者生秀秀生傳傳生瀾居華亭之
貞谿以力田孝弟聞瀾生渭始業儒舉三子長伯
甫令沅江次仲甫季甫並負雋聲仲甫則所稱石

湖處士者也處士生有奇氣放曠豪舉視世事無一當意者一為博士弟子員輒棄去與故呂化令徐獻忠爲石交處士故博雅多藝酷嗜佳山水人稱爲謝客云配錢爲脩撰與謙公女孫孺人父母也錢夫人五女而孺人殿孺人生有夙慧稍長貌不矜而莊儼如成人諸姊無敢以褻見者會處士

有貞錢夫人曰是兒非凡女也善爲擇壻錢夫人性嚴甚御下如束濕薪獨孺人在側則解顏孺人亦時時爲家人請多得寬貸者無何畀族爭欲字

孺人錢夫人不許及笄始歸鴻臚公公先有一子二女孺人撫之不啻已出事其舅旦夕手瀡瀡以進鴻臚喜曰俾女之安吾養者内助力也鴻臚故多姬媵孺人寬而逮下有小星風然厚自檢飭門内凜凜鴻臚益大喜以爲得孺人晩明年乙丑孝廉生又明年從公北上補戹班扈從禁中以其間與賢豪長者游車結轍于門孺人瞿瞿手自辦具猶懼不當公意也無何　莊皇帝御極公捧詔使三晉上谷遼陽間事竣攜孺人歸里徙太學爲家

督錢穀多闕出公意不懌孺人爲緩頰曰尉盡于兒曹較爲臧獲所乾沒何如公意釋益賢孺人戊辰鴻臚尊人卒痛骨立孺人慮公疾加劇調攝備至疾轉篤公亟爲孝廉聘於殷且爲二子析箸孺人逆知公意抆淚進曰公幸小愈毋自疲長子幸孝友吾子毋不足慮也遂已明年公不祿孺人欲以身殉者屢矣錢夫人諭曰死無益也無寧忍死以需兒立於是強割哀事事而復有錢夫人之喪孺人積勞與毀病日侵撫孝廉泣曰余得從汝父

遊何恨第苦汝幼耳乃總遺產分爲二籍一予太
學生一予孝廉婦翁待孝廉長而歸之槖中簪珥
裳衣盡鬻而畀之太學一日女醫自武林來視曰
孺人無苦也稍以手自踵至頂摩之頃卽扶杖起
越宿而霍然疾如脫女醫辭去忽不見先一日孺
人有異感滿室旃檀香迨去而微示曰余稱仙也
亦足異已明年孝廉就外傳英特異常見孺人色
始舒日與冢婦朱覽往牒陳說諸忠孝節義事以
微感孝廉若太學子某某如是者數年有以家計

動孺人者輒斥去曰未亡人知課孤以竟先志安問家人產耶當是時吳中賦役繁興中者千金之產立破壞太學爲悍奴所紿困重役而株連孝廉產中落會孝廉業成孺人督加嚴終不以家事使聞之奴復竄孝廉名役籍有司輒以役役孝廉而太學坐奴術中一切錢穀恣其出入奴子爲華亭吏者守藏侵千金當論死令知不能償乃分所侵吏親屬而太學與焉太學意不能平訕令令益憤竟以辜坐太學而吏顧得減死論戍傾邑士大夫

爲稱寃而卒莫能解者孺人日呼天泣念鴻臚公故長者何以得禍若此自此田宅一空祗以藉詰捕者而太學所挂漏且責負孝廉訴譆無休時孺人泣曰無家矣而復不保其身乎乃爲孝廉授室從婦翁計徙就李居焉孝廉益下帷攻苦公車業日進孺人心儀其必亢宗也孺人故居重閣卽家人罕窺其面一旦棲遲孤村與耕婦蠶女伍意殊怏怏子婦上食多却匕箸不御間召孝廉勉之曰爾之爲李氏子極難我忍死於狼狽中者冀爾成

以謝地下不然何惜餘年又曰族望爾昌以爾能庇族耳異日者毋愛以一體邸之孝廉跪受教孺人春秋四十覽揆之辰孝廉夫婦奉觴爲壽孺人且却且泣曰我年行盡矣從此患中胃痛時作所居絕遠城市孝廉皇皇醫禱間竟無應彌月而卒孝廉哀慟嘔血幾不欲生越四年而籍就李補諸生又六年復歸華亭校試數冠其曹五年以文行高第補成均丁酉登順天賢書孝廉他日可卜也悲夫孺人遭李氏中挫以發婦而握家秉公私旁

午驕癡者坐蠹於中悍猾者嫁禍於外至無卓錐之地而轉徙他邑不啻如綫之脉矣獨能以詩書訓子鬱爲國器此何異古遷國圖存而肇基業於來禩者哉則其儉勤操作厚自脩潔特緒餘耳孺人生嘉靖癸卯九月六日殁萬曆壬午十月十日享年四十耆卿娶鉅野令殷公汝孝女葬之日墓未有銘而余補其闕銘曰

謂天有知賢如孺人逢此百罹謂天無知孺人生子特達魁奇如木之喬干霄聳秀雪虐風饕其材

乃就有蟄必奮有沈必暉侐侐天道孰測其徵我爲銘詞與壁偕瘞萬載千秋佳城薈薈

贈孺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孺人者浮梁陳封翁某之配令尹公時霖之母也考曰某妣曰某氏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九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初封翁卒何秋宗古林爲之銘乃孺人未有述也至是令尹公排纘事行而屬予學憲君丐言余余於陳世德甚習其昺辭按狀孺人姓孫氏

家縣之到湖生鮮兄弟與一妹相依性卓穎端凝
精女紅言笑無苟少封翁七歲年二十來歸以不
逮事二人爲恨歲時蒸嘗瞿瞿手自辦具於族姻
長者禮甚恭娣姒甚和迄不踰閫即家之人罕覿
其面者女流相聚必以貞而順爲瑱規家赤貧日
夜躬紡績自給封翁性嚴剛腸疾惡不能容人過
孺人輒微言諷之漸引於和平而止封翁常曰我
過切直而不罹禍者内助力也孺人數舉子不育
以伯氏子爲子子不安其所孺人泣而歸之三十

有四乃生令尹公公生而右足微跛足背面反不任步履蓋羸弱不支甚矣孺人疾疢中日夕垂涕而哺之封翁意不懌孺人解之曰得跛兒長年固勝無兒也越四年復舉一子令尹公五歲足疾差頓艮於行孺人喜甚然終不能去母側九歲始就塾師家益蕭然孺人自摘精粟炊以餉塾師而獨食糠粃居恒衣取揜形而已家有大慶聚族而賀羣從相率出孺人止一敝緼袍兩袖郎當孺人芰而衣之以往無慚色儉歲至併日而食方舉箸聞

丐者號於門謂不食者三日矣孺人咲曰吾亦二
日矣尚有三日者乎竟推與之自是令尹公曰解
學孺人亦屬望甚至嘗裕而泣曰汝父健可需兒
成我不及見也令尹公館去家十餘里日以孺人
病爲念依依不能去孺人恐其廢業抆淚而遣之
間舉所涉辛苦狀歷歷告之子母對泣者達旦迨
令尹就館甫三日而孺人以疾卒嗚呼痛哉當孺
人孤貧單竭肘見腹枵豈意其後竟顯榮哉乃令
尹公起家巖邑以　王章逮親一再世而大綬爲

名督學大編舉孝廉其興未艾也名爵顯軒縣繁多賢斯所謂栽者培之非耶令尹公泣語綬曰吾母艱苦備嘗以及有今日去之五十年而墓門之石缺如也吾何以爲懷爾其謁於焦子當有以永於幽者余乃勉爲之銘子二長即時蘇某縣知縣娶某氏封孺人次某娶某氏孫幾人長大綬爲督學君乙未進士娶某氏封　人次大繡舉人娶某氏銘曰

百年甫半歸茲塋百年又半墓始銘生多艱兮孜

而榮子若孫兮世廉貞遡家風兮久彌淸歲月長兮德與并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余萬曆壬辰濫脩撰考蒙 覃恩考妣下逮二室殁者贈存者封於是皆稱安人云朱安人行三耆儒朱公鼎女嘉靖辛酉來歸儷余者十有四歲生子尊生選貢周舉人女二壻諸生楊楷梁子固萬曆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有六趙安人行二武舉趙公琦女乙亥冬爲余繼室相儷者三十

二歲生子潤生諸生孫絅女二壻諸生王鏡歐陽曄卒丁未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二余魏氏姊負人倫鑒嘗曰兩安人爲人事舅姑其孝同多能而易辦見事本末其敏同黽勉有無一以勞自力而奉夫子於學其勤苦同敝衣糲食竟其身無所芬華其儉同戶屨常滿傾筐倒庋窮日夕不厭其禮賢同顧一度勝一識勝一未學而眈儒術一無疾而綜養生一亟於課子而寬於馭人一嫗煦於子女而束濕於臧獲此爲異耳聞者以爲篤論始

朱安人至余赤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曰子異日必
貴萬分一辦之弗逮如後悔何盡出奩中裝爲卄
毬資會太宜人善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
不繼則觧釵釧償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爲
一開顏其益大矣辛未冬太宜人痰疾劇隨余揚
前不觧帶而侍者帀歲每嗽至余兩人掖之呼少
茗汁乃安夜至數十起以爲常太宜人嘆曰兒忘
疲困也新婦將無過勞乎安人曰子婦以得事親
爲幸胡勞之知然太宜人竟不起安人哀毀甚亡

何亦以疾逝安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得趙安人而喜甫踰朞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蚤暮候起居上食飲惟謹家大人春秋高矣嘗討借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寧吾老者新婦也子無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朱安人之於余母也凡時祀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一觴一匕靡不出其手有中表以居間請安人峻拒之其人曰仕宦者類以厚其妻子耳若奚爲者安人哂曰尊富之爲厚爾所

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甚賞其言嗟乎特立獨行之士枘鑿於世而旅泊自完者有之然必有婉娩淑姿相委順以忘其憂焉余非敢謂特立者也頃廢斥且衰外亡無日兩安人者皆不能待而棄余能無悲乎先是朱安人既葬堪輿家謂非吉壤兒輩卜兆山南鄉之後莊以丁未十月十有二日奉兩安人柩而窆焉踸而請曰士大夫之配見於大人之文不少矣是獨可無銘余不忍應期且至乃掇其大略而掩諸幽銘曰

材則長算乃迫生莫識死同穴胡遺予獨旅泊情在斯志幽宅

封安人翁室冷氏墓志銘

安人余友翁君汝遇之配也萬曆丁未翁君自東莞令拜留都起曹挈安人暨兩子來踰二載是爲己酉歲五月十有九日而安人卒余往唁之自起曹君而下皆哭之甚悲已得吉壤謀歸葬安人一日詣余曰某之妻歸土有日矣願以不朽之托請余閔而許之按君手次狀安人姓冷氏父某別號

龍山世仁和平安里人母盧氏數舉子女不育最
後得安人絶愛憐之顧善病不欲煩以女紅安人
乃日事女紅不輟家故饒而橐無袪服里婦之習
華侈者一見相顧曰使吾曹愧見綺縠矣是時起
曹父封公與龍山公善以其乏嗣念之甚龍山公
因請館起曹君於家而婚焉安人年甫十七耳安
人敏練知大體日饋問舅姑身往來兩家不絶踰
歲封公卒亡何母盧孺人卒周來繼數年龍山公
亦卒三喪相繼安人銜慼而庀喪葬事事中于禮

念冷氏不可無祀謀于周孺人擇仲弟世茂子之
周孺人歿且十五年安人鞠之如一日然迨壯而
授室舉子得延龍山之一綫者安人力也起曹君
讀書不問家家悉付安人手能力任之而寬其志
于學巳卯君成鄉薦久之始舉進士困公車者屢
矣安人治脯灑漿粥必腆甚則躬絣緷絖而佐之
不欲見匱爲君憂也戊戌隨君之東莞每退食手
更其衣爲造美飲食以勞問問曰日所平反幾何
亡而獲雪困而獲濟者幾何諸剖讞與華往往參

爲决筴自是起曹君治行卓卓名嶺表矣居恒無美衣媮食之奉稍有奇羨輒推以振乏宗黨㛐戚靡弗霑潤者于兩子所爲策厲甚至閨閫之間靳靳如也以故兩子益感奮爲制舉業有聲相知者期旦夕驚人之鳴而安人不能待矣嗟乎安人女也而代子之職婦也而相夫之學母也而兼父之教不謂之賢不可也距生嘉靖丙辰五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四兩子長佑之國子生娶憲副包公應登女繼楊公廷鈞女次開之娶孝廉錢公養廉女

女一適諸生何浩孫男三與立與燦佑之出與嘉開之出前是安人之貺封　制詞甚嫩業與日月爲昭矣夫　王言賁于上而余辭于下庶幾慰安人于九原銘曰

武林之側有山崂如其疇歸此斧如堂如湖有時桑陸有時洋神呵鬼護哲媛之藏過者見之有式必起恥此銘詩千載無毀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都尉徐君應高雅以孝行聞頃奉　簡命督漕北

行役甬竣心動亟奔歸則母鄭淑人病矣君籲天
請身代不得旬浹爲萬曆庚戌五月之十日而淑
人殁君擗踊無已時唁者曰君歸自數千里得瞑
飯含呼臯某復也謂非孝感不可勉起襄大事胡
過慟爲君乃抆淚調棺斂卜以是月二十有三日
啟考筠谷公之窆而合焉於是手張參岳狀謁不
佞志其葬甚矣君之不忍泯泯於母也淑人之父
曰武德將軍南松公與君父昭武公同官相慕悅
聞淑人賢屬筠谷公委禽焉淑人始至謁舅昭武

公與姑周太孺人也脩其儀而進之雍容如也小問問安否薦湯粥滫瀡惟謹兩尊人輒大喜曰吾家得賢婦矣久之太淑人老且疾在牀笫者二十年筠谷公小出輒懷內顧憂淑人曰我獨不能代公職人子耶所昕夕不櫛沐而侍所以寬太淑人于疾者萬方葢彌年不一解帶也筠谷公益精其職不問家人產淑人乃約束家衆嚴扃鐍治饔餐秩秩得其所筠谷公竟老無家指累至於脯饘酒漿供賓客過從亡弗給者筠谷公有弟三人幼甚淑

人一一爲娶婦俾有立仲若季皆早世遺孤五人淑人拊之均于巳出同居五十載無間言人尤以爲難生二子甫任讀爲擇通文武家言者訓之而身爲内傅夜分一燈熒然曰吾女紅孰與若書誦多也以故二子俱業成長起家武舉治軍衛有賢聲今爲上江運糧把總次亦兩舉鄉試用淑人教也距生嘉靖乙未三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六子長即應高娶紀氏繼李氏沈氏次應登娶張氏女二指揮湯執中王蔭德其壻也孫三師鉉高

出師敏師奭登出孫女四皆高出墓在觀音山西麓負乙向辛銘曰

共而舅姑以佐而夫拊而子姓迨於猶子之㕯㕯葢再世而爲德於徐宜其身可逝而名不與之俱徂也於戲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臺劉公元配淑人錢氏墓志銘

鹽官之錢至明其著者臨江守諱琦始興其家有子永州守諱芹儀部郎諱萱從子太常卿諱薇先

後舉進士爲時聞人永州寔產淑人以配於劉氏劉在明其著者贈監察御史諱鳳鳳之子贈監察御史諱顯顯之孫贈咸縣令諱滂滂之子工部營繕司主事諱术世濟淸德達於邦家實生方伯妳以配淑人嗚呼盛巳淑人生十七來歸儷方伯公四十有九載尊章在堂諧理蝟集淑人色養備至彌縫無闕故方伯公居而刳心於流略出而僇力於事業學靡曠時舉無秕政子愛流於郡邑綜練表於省署迨遞長藩臬旬宣肅給咸擅其能當是

時公之宦蹟聞天下實淑人之助焉居恒動由順
正室靡間言用寛和博愛之道以逮下用冲退弘
敏之志以誡子每歲時上壽羣從子姓動數十人
未嘗不借以溫顏施其善誘彬彬焉詵詵焉郎劉
氏門興七業泰瑛教流三世不足多也昔雞鳴小
星采蘋葛覃諸詩人處一焉而聲施至今淑人孝
以承親禮能範俗中佐夫子晚垂母儀舉詩人所
稱蓋佹兼之可不謂難哉生嘉靖乙酉二月十有
四日卒萬曆庚寅九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

六始方伯南工部績最封安人尋以子世埏貴晉
今封云子五長卽埏舉進士南京刑部河南司主
事世坊太學生竝前卒世教舉人淑人出世甄太
學生側室史出世稷崔出殤孫七祖鐘祖錫祖鐸
祖鎓祖鋥祖鑑祖鋁曾孫五蒙淦蒙濾蒙瀇蒙澺
蒙濬女五女孫四曾女孫三婿嫁皆名族前是癸
卯正月之望葬城西南珠浦阡而墓石未備世教
與余爲文字交間過金陵屬補其闕輒不辭而論
次之以紀於茲石銘曰

錢爲越裔劉廼漢宗崇其婚媾望族以雙孝感厥
姑易嚴而慈從夫子貴象服具宜譏坊謹毖稟稟
自躬果蘋蘩皁畢取諸宮化理廼宣聲寔顯灼
天子嘉之紫綬若若惟昔鍾婦京陵羽儀亦有楊
媛三世母師婉婉淑人與古爲儔生榮歿哀歸此
樂丘珠浦之原允允松栢后有來者式是嬪則

廣西全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孺人墓志銘

孺人海陽金州丞子公配也以萬曆戊申九月二
十有七日終於正寢距生嘉靖戊子三月二十有

六日享年八十有一子有鎔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某山之原而以幣若狀貽余曰先君子之墓先生業志而銘之敢更以母氏爲先生累余稔聞孺人賢是不可辭按狀孺人姓汪氏系出石田望族父冠英公娶于朱而生孺人孺人生有貴徵父母奇愛之迨字而難其人時州丞雖少業以孝友爲邇人所賞識汪公曰此眞吾壻也而亟委禽焉二十來歸孺人於內政頗多曉暢晨夕候問舅姑安否退而理中庖治甘毳滫瀡以至井臼麤

纖靡不秩秩得所者舅氏治家嚴孺人雅能先其指執子婦禮惟謹蓋如干年無迕色會姑許末疾孺人爲調湯藥扙拭盥櫛扶抱抑搔必親之不解帶而侍者旬月疾巳乃復姑嘗嘆曰吾何以報孝婦顧婦之婦如婦足矣州丞有兄而賢州丞之莊其兄猶之子也則孺人於姒江亦猶之婦也是時金氏閨門雍睦之風天下莫不聞前是歸州丞四年所輒曰君不可以少而忘宗之大計卽爲置媵四人遠而維揚鳩茲無不置者媵姙而弗育孺人

為憂見於色及子生處母弱弗任養也遴里媼往
飼之愛諸子女均於巳出不曰吾子嫡也女字余
侍御子鳴雷侍御内召爲子親迎亟州丞以奩未
易辦難之孺人曰我有簪珥篋之三十年矣發之
金珠粲然遂以畀焉不曰非我出而靳也州丞以
騰驤最恩飾冠帔珮琚畀孺人服而廟見一再御
輒藏去居平淡泊自奉而於賓祭未嘗不腆倉庚
之積陳陳相因州丞歲時推以賑乏以至寺宇橋
道無弗飭也宗黨姻戚無弗霑潤也孺人所從臾

居多御臧獲嚴而恤米鹽絲縷手為經畫晚乃任
諸婦而總其綱其於蠶績老而不廢子婦勸止之
則曰吾自安之不為疲也嗚呼賢巳子四有鎔國
子生娶胡益實女孺人出有華國子生娶朱光晟
女有蕃聽選兵馬娶朱煒女有馥娶孝廉汪泗論
女女二適諸生余鳴雷次適許時高並側室出孫
男七洵湜符鰲載求官洵郡諸生婚聘皆名族孫
女六曾孫男三達邁遇曾孫女六夫孺人置貳於
中年非難而能置貳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為難能

愛庚子於小弱非難而能竟其身無少異則爲難
士大夫一登廟堂見賢於巳者萬方擠之不去不
巳以彼其須眉稱詩禮者乃一婦女之不若可羞
也余爲之銘微獨旌孺人而巳銘曰
詩詠螽斯詵詵振振疇能異世踵此後塵有美哲
媛其宜福履等仁鳲鳩以母衆子　帝嘉若德出
書在朝有賁其章象軸錦橐娟嫉繁與人惡其上
何以風之女也不爽松檟鬱鬱眂彼崇岡不騫不
阤千秋永藏

江母鍾孺人墓志銘

仁和江孝廉鎏者余闈中所選士也母夫人鍾氏萬曆己酉十月十有五日終於正寢孝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啓其父學山公之窀而合焉手自爲狀謁余爲志銘按狀母爲封崇安知縣賓竹鍾公女髫丱時母賈孺人病劇即能代之家父撫其頂曰女耶不者當大吾門年十七歸學山公公貧不能出事師則約結三五執友爲社而母佐之酒炙諸公歎然不知其寒士矣母乃自茹半菽至併日

而食者有之然絶不令鍾公知也已學山公教授里中束脡稍益進而毋陰力齍其閒時推少贏什一而息之用以不乏先是公幼孤育於庶伯兄母内自傷無尊嫜可奉也則事伯兄如舅屬伯姒心疾以舉火戲母輒踊身掖出之方煙燄中有撲滅其火者已行求其人亡所見矣仲落拓廢著公切諫不悅恒無故而詈詈且十年所毋若弗聞也顧詈已旋貸貸已復詈往往曲應之不倦於是計其需昕夕給之比卒則爲調棺斂以葬所遺子若女

恤之猶子也伯兄無嗣又家赤貧毋不難以仲子
歷後之語之曰伯父嘗字若父矣所不事伯父如
父者如若父何於是歷忘非伯兄出伯兄亦忘歷
之非已出也所以相學山公德者皆此類當是時
伯子金仲子歷皆以學山公爲師相繼補弟子員
而公且五十不售毋諷之季子鏊治産積居毋從
中儆貴賤如指掌家用益饒於是鍌及季子翌皆
得資脯贄就外傅篤學自勵時人語曰兩兒師父
兩兒師母蓋是時伯子以丙子歲舉於鄉矣毋誡

之曰若先世文昭公以正直著亶爰公以文章著侍郎督學祠部郡守諸公皆以醇謹著爾其勉之已而伯子病滞下卒母甚痛之而不忍以哀見學山公也所為寬譬之備至逾年學山公病滞亦卒母撫孤泣曰我不及而之立也則何辭以復地下久之鎏舉順天鄉試鏖鋆為太學生蓋江自文昭公而下纓緌蟬綿者六葉至是且復振而母不能待矣悲哉距生嘉靖辛卯七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九男子五人金鏖鏊鎏鋆女子一人許聘太

學胡文煥煥父垂歿以子屬公公辭毋勸公經紀之曰此吾女耤也亡何女卒即舉以還之一錢尺帛皆有籍記蓋錙銖無爽云孫男十二人之源之滙金出之濱之澐之漁之津之洋之澍歷出洋爲鍪後之淮之浙之漢鋆出之浩翌出孫女八人曾孫男十三人諸子孫雖析箸而毋誨諸孫無異其子字諸孫婦無異其諸婦居恒以孝弟敦睦訓焉江氏閨門雍睦之風所漸被於母者豈微也哉墓在某山之原而余與爲銘其詞曰

材大可梁小可桷如千里步始騰踔胡然委之遐
冥漠有崇者丘突嶽嶽坎而藏之維楚璞鬼神呵
護顏益拓于萬斯年光且灼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華秘書芝臺君之副室也秘書為學士鴻山
公次子與兄太學洞菴弟客部玄谷並以文學著
一時始秘書客部皆艱子孺人為秘書生二子師
周師召師周二子曰郁曰都師召四子曰繹曰緯
曰綺曰繡孺人以萬曆戊申五月二日卒則師周

業先逝而師召且出後客部君矣念郁若都甚幼
無以庀葬事乃手狀孺人行而以書屬余曰先秘
書之集辱先生爲序行於世矣以吾母而獲一言
以賁諸幽孤之幸也所不敢望也讀其狀甚悲而
文許之銘按狀孺人陳姓父輔母陸世農家江陰
金鳳鄉人與嫡夏孺人爲同里初夏欲爲秘書君
置貳歸而謀之父乃聘陳氏女攜之歸歸而端靜
婉娩不妄語笑於秘書夫婦間小心奉約束惟謹
閫以内無不安孺人者年二十一女生時貴家鮮

自乳者孺人曰子不自乳使人棄其子而乳之吾不安其卓見如此閱三載舉生二子郎師周師召云學士乃服　御賜麒麟衣玉帶坐寢堂以金釧勞孺人喜可知也孺人恐失夏孺人意斂避眠常日有加時馮顧二大母見孺人生子咸禮遇之孺人得以間起居二母然終夏之世命之食不敢食命之坐不敢坐也居恒菲衣糲食過自貶損凌晨即盥櫛米鹽薪盎弔慶酒餔以至燕享粢盛靡不畢飭見者嘖嘖稱夏孺人才不知爲孺人力也夏

孺人連嫁四女寸絲尺帛必出孺人手率前期而
辦至嫁蔣氏女則稟命夏孺人壹意減損夏孺人
不許乃止先是二子生甫三日學士偕客部各抱
其一育馮太母室師召年十一輒出爲客部君後
顧安人泣謂孺人曰汝一人承兩家宗祧可謂華
氏之功人已孺人謝不敢當二子年十四同補邑
諸生以青衿拜堂下孺人固郤之不肯受迨夏孺
人卒京邸秘書以遼陽使歸命孺人曰可以備母
儀矣孺人終念夏孺人不遽承也久之二子各舉

子祕書曰此呱呱者非若孫耶固守若志何以臨
畀紉示左右也乃稍稍具母子禮大抵終祕書世
未嘗顯以配自處也爲人後者無論巳終伯子之
世未嘗盡以母自居也當孺人縣舉二子或勸之
曷稍自奉明得意孺人曰吾幸有子令分享二父
之業踰溢多矣倘不自節縮如造物忌何故自壯
迨老無所芬華居恒愿而善藏退然不見詞色卽
多所裨贊親踈遠近人人自以爲得也而莫知功
孺人者其闇闇不自標幟類此嗚呼孺人之識遠

矣歲戊申孺人臥疾度不能起謂師召曰吾齒較汝嫡母贏十年較汝父亦贏其二死復何憾所不能割者寡媳孤孫耳稽出納愼扃鑰汝悉心肩之毋分爾我吾目瞑矣先是夏孺人次女婿而歸孺人妹畜之病中同蔣氏女奉湯藥者帀三月旣革與兩人訣曰吾無以酬若柰何出澣衣遺簪分授婦女蕭然無一長物也距生嘉靖丙午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師周娶周氏禮部尙書文恪公女師召娶韓氏廣西按察司副使凝宇公女

女一適姑蘇國子生蔣一駿高州太守雲崖公子

孫男六孫女五婚娉皆名族銘曰

江汜小星戴詠二南勤而無怨惟命之安婉娩孺

人秘書之助安意處卑以承家譽其承有子天實

篤之蘩祉鼎來鬱鬱孫枝山迴水縈鳴城之原維

仲薦美列詞墓門

焦氏澹園續集卷十五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六目錄

行狀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六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埜泉楊公行狀

西蜀楊公以少司馬塡粵武緯文經華夷胥服

上方倚爲長城云亡何封翁訃至公雪涕疏聞於

朝　上震悼賜之祭葬已念公伐鬱然特加祭一

壇時司空繕塋秩宗庀祀恩至渥已公奔歸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將以志銘謁當代之

作者而屬余小子布狀余雅辱公知厚誼不可辭
封翁諱時進字從之别號楚泉其先自武昌而徙
重慶者曰天池為公始祖卽龍臺坊家焉天池生
貴貴生昱昱生應春應和應和以篤行稱生贈少
司馬公泰公富而好禮鄉人推其長者舉丈夫子
三翁其季也少敏慧有至性父母特愛之授經里
中師通大指坐母張淑人早世奪於養不克竟業
於是棄去以孝弟力田起家事贈公所為奉養者
百方迨父母下世久而公且篤老矣遇諱日未嘗

不溺覆面也嗜古先生之教以不貪不殺爲戒盖翁既矩修而慈祥喜施又與其說懸合中表有緩急往往取諸翁如寄緇黄往來郡中靡不以翁爲歸境内梵宇琳宮圮當葺者像設未具者歲費至不可縷數爲人逡逡退讓人有犯一不與校於是里閭族黨間人人以爲親已而於儒家者流尤禮接之不勌與其配相莊至老子孫有微過戒諭切至不易譙訶雖臧獲亦然入翁里門子姓昆弟雝雝如也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仲兄晩貧

子納婦不能具六禮傾囊赴之無靳異母弟及兩舅少孤拊而授之室令有成立出見即禽者漁者有所挾必購而生之嘗就養鄞邸見餽生蟹者翁蹙額曰奈何以口腹戕物命哉令亟舍之於郡守相縣令無所干請鄉飲聘為大賓一往輒謝去數討諸子孫而訓之曰富不期驕貴不期侈戒之哉其毋以紈袴貽鄉里羞又曰討其僮僕而訓之曰吁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戒之哉其毋側目於我州里一日莊丁與人鬬忿而自殺其屬以誣鬬者翁

弗知也鬮者慁奉數十金詣翁謝翁跡其事知莊
丁自殺也笞若屬而還鬮者金王某者以其產質
於翁貧而無以贖也翁憐之立折其劵不責償月
且高之樹碣北鎮以風會司馬公在滇亦郤上舍
木青千金餽有司榜其閭曰世廉里人豔之翁持
家秉嚴甚狄淑人春秋高矣族之子姓亦無敢頻
見者而教子司馬公則務以寬劑法而行已亥移
鎮粵西歸省覲翁曰　天子以鈇鉞畀汝爲西
南障耳人有不及無輕用軍興法每歲家僮往還

輒屬曰驛傳疲甚矣勿苛索以滋吾過司馬公聞之感泣愈自奮政績上㦸下沐澤與法浹卒爲名卿大夫以此翁素強少疾晩而視聽食履不衰交遊過從醺酣淋漓間以諧謔見者以爲百歲不啻也歲丙午秋仲覺體稍不懌冬孟朔拜少司馬恩命猶舉手加額以謝九日倏曰予欲西行見佛耳一言不及他至十三日左脇臥而逝距生嘉靖戊子六月十一日享年八十翁始封鄞縣令五命而至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貴重矣配狄氏累封淑人子男三長卽司馬公芳配蘇氏封淑人次芬指揮僉事配曹氏次耆郡諸生配盛氏方氏女二長適平利縣知縣李公應華子繼善次適兵部尚書張公佳胤子叔環孫男八士修士偉芳出士佩芬出士佶士儀士价士傚士任耆出曾孫男三萊孫文孫慶孫孫女二曾孫女五婚嫁皆名族嗚呼翁起布衣累膺朝命壽登八袠子爲巨公語海內全福疇能踰者夫釋氏雖出異域而清淨無欲之言慈悲善救之旨卽日用

人倫間亦足以默存其教而積善召祥之福動於人事孚乎神理非偶然也翁皈心釋部謹禮而惇誼卒之行於閭閻而名徹於 宸扆修之幽潛而精感乎天地西方之說何嘗無助於世教顧欲區區以非正法擯之易觀翁之平生而有疑乎余不敏爰述其崖略爲狀俟操如椽之筆者采擇焉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塲一川游公行狀

萬曆戊申歲七月七日總督倉塲戶部右侍郎一川游公卒於位部尚書以訃聞 上震悼下所司

議所爲飾終者於是吏禮工三部褒揚公材德賢
術甚具旦夕營兆使者且至公之子元潤等伐石
以俟巨公之志若銘而屬余爲行狀以備采擇余
於公誼甚習其曷辭公游姓諱應乾字順之別號
一川先世居青州至南唐侍御偓者避五季亂卜
居婺源之濟溪遂家焉傳二十二世曰愼獨翁恕
者以力學著名生苙同公苙同公生贈正議大夫
濟生公公父也世業耕織與人讓臨財廉里中有
溪水涉者病之捐貲造輿梁人稱爲新橋壯未舉

子年四十六配贈夫人葉氏始舉公廹八十見公成進士兩膺恩命人謂爲善之報云公生而明慧端重讀書自旦至丙夜不休髫年喪母哀毀骨立於繼母汪昕夕事惟謹贈翁爲益歡弱冠遊郡庠朱屺瞻溪中丞課子弟秇得其文大奇之曰他日必爲國器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糧通州念父老請改南便養是時南中適有刑曹缺當事欲少需之公慨然曰鳥倦不擇木而棲親老不擇祿而仕吾復奚待爲遂改南比部浙江

司主事至則參伍情法兩造者咸搏頰稱快以去尋晉其部郎中一歲所而以汪夫人憂歸已贈公亦捐館舍治喪以孝聞讀禮之暇編次律例備檢閱間從中丞公講業而已公府之跡可數也服闋復除南比部郎公益明習法家言爲司寇翁公所器重凡疑獄必咨于公聲譽日著丁丑出守寧波寧波浙劇郡每晨朝奏牘盈几士大夫過從納謁踵相接公處之沛然不見聲色而理繇抑舞文吏至無所厝手擿其尤若王天祿楊惟正等寘之法

乃其於單赤溫然如恐傷之也嘗浚陂池通水利隨刊圖說以垂後其爲民計長遠皆此類以其間按閱諸生與講經術一時王邵楊薛諸太史皆公所識拔人多其鑒臺使者聚公治辦狀薦牘以二十數會江陵盡毀天下書院江以南靡然從之寧波獨存江陵銜之甚又傅御史應禎以言謫戍定海公獨優遇之江陵滋怒乃量移兩浙鹽運使以殿之公念鹽筴利藪易涅也又事關桑梓多掣肘斤斤出納亡以絲髮干者大猾皆不敢舞利爲乾

浚鹾政一清刋兩浙行鹽事宜著爲絜令巳卯壬午乙酉三入棘居鹾司以六載最恩逮三世矣丙戌晉廣西左叅政分守桂平一切冗費多所裁削隄防整暇華夷安堵又以其餘力浚故河通鹽利民用永賴巳丑晉雲南按察使平巨賊丁攺有功與賜金幣壬辰轉廣東右布政使方攝篆島夷以千艘至入公鼓舞吏士晝夜睥睨間無懈而制府以餉事屬公咄嗟而辦甲午轉左値歲侵民益困公大發庾食饑者而至廖序弟子則損月俸爲膏油

費時時羣之棘院而督課之粵士蒸蒸向風矣任
滿守藏吏以奇羨進公愕然麾貯公帑歷滇粵三
入棘考三品最贈封王父母父母皆如其秩戊戌
擢南太常寺卿　勅建天妃宮久壞公修葺之復
其侵疆廟貌煥然且覈舊寄戶帑三百餘金不以
閉職而自墮廢也己亥陞南大理卿公以比部起
家故迎刃而解獄無滯繫囹圄幾空滿考給　綸
命如令甲蔭一孫入監繼攝南戶部并糧儲篆甲
辰總督倉塲鈇晉戶部右侍郎莅其事公歎曰使

我得先十年者庶幾可自効上書力辭不許國儲
故稱繁劇公綜理精密諸出入必躬爲會計先後
條陳四十餘疏一一著令毕倉役善盜設策掩捕
之害遂除京倉監督舊無印特疏請給關防杜詐
僞倉政肅然每歲給邊儲酌改折僰戎文武將吏
無不人人心折也乙巳冬以三品兩考加勳資治
尹正議大夫再疏乞休　温旨慰留朝議以公任
劇貧深廷推戶工二部尚書凡十餘上未報戊申
春運完五疏乞休又蒙慰留會新運踵至力疾視

事六月十六日祀太倉疾作輿歸自是病篤日嘔血數升猶強坐中堂收文牒口授手畫或止之曰國計曷可一日廢入秋病益甚呻吟牀褥間所言無非儲偫事不及其私疾革諸孤環泣第曰吾重負國恩無以報再詢之則曰吾何言汝曹強爲善而已遂殁公少以坎壈奮迨貴且老矣食無重味衣數浣濯終身不改居鄉不劬爲德如置宗田定祭器崇節烈設義倉以至建橋甃路諸義舉比比貧交疏昆弟有所乏予之穀已予之田靡不飽

所欲而去前是中丞創學舍爲會公割俸再葺之
歲課子弟厚爲獎掖族中數十年舉於鄉者十三
人登進士者五人則庠序且百餘人彬彬盛已歷
十四任拮据四十年所至多瘠郡沃藩最後操泉
轂大柄乃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即左右
姦黠逆自斂以故在所生祠碑碣述治狀非一必
以廉爲稱首而公實寛大無城府遇之溫如冬日
然卒之日公卿大夫以迨氓隸齎咨涕洟者不啻
萬人櫬南旋糧艘將卒輩無不望鵠首而泣公之

感人深矣距生嘉靖辛卯七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江氏贈夫人繼汪氏張氏江氏汪累贈淑人張封淑人贈夫人子元瀾娶汪氏元沐太學生娶汪氏繼娶程氏元沐丁酉舉人卒娶韓氏元涇太學生娶余氏繼娶江氏元瀚太學生卒娶余氏元淮太學生卒娶汪氏女一適太學生黄嘉璘孫十人文植官生文桓文栴文松文柯文根皆太學生文梯文榕文科文櫻文桄幼女孫六人男孫一人所著有五經約義讀律眞詮聚順家規左粹春

議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嗟乎仕爲畏塗於此能自
完者尠矣公由守令而藩臬而卿寺廹爲司農握
利權尊顯矣然平生負勢者不能詘工讒者不能
間盖嘉隆至今未有履順居正聲實並泰竟其身
無訾議如公者也余夙稔公長者又質之鄉評參
之家乘爲撮其崖略如此若夫斧之藻之以光寵
來垂史策則有立言者之椽筆在謹狀
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
萬曆丙午六月五日新宇吳君以疾終于正寢越

三載巳酉孫翔鳳等謀以六月某日奉其柩厝於西山之長原將丐銘於立言者而以布狀委余惟君伯兄亦睿與余同舉於鄉因稔君行誼而重以汪君仲嘉之言是其可辭君諱希元字汝明新宇其別號也吳自延陵起江表世有聞人唐御史少微公以論著顯則新安之鼻祖也數傳至光公自海陽鳳凰山遷溪南又幾世而爲東園公東園公釋農而事賈曰農食八口苦不足學賈卽千指可也吾學賈矣東園公有子三人季曰見南公見南

公娶汪氏而舉君兒時不愛綺麗而嗜書與羣兒伍舉止嶷嶷見南公奇之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既就傅警敏善學有成人之度年十二居母喪毀擗踊踰禮王母戴孺人撫其背泣曰若獨子也乃毀而滅性不重爲若父憂耶君卽知自抑以安父心亡何父再娶於汪君事之如所生萬有一幾微見於色必齋栗夔夔何其色解而止以故母氏亦視之如屬毛離裏然蓋君之孝感深矣居恒循循謹飭見今昆子踧踖若將浼焉其居鄉若遊成均每

傾心交其賢者而不侵然諾君名不脛而馳以此性無他嗜好獨嗜古法書名畫彝鼎瑚簋之屬間居埽地焚香與客摩娑鑒賞以自適門無俗士之轍也晨昏侍親側以共養篤謹問無惰容無遠遊惟歲大比一赴金陵所至蔬食濁醪財取自給徃來三十載逆旅人無知爲素封家者見南公老而君爲家督事小大皆以屬君君竭心力任之諸如城邑城建家祠除道成梁賑窮濟乏百凡惟親意之嚮當是時見南公聲稱振於黄山白岳間矣見

南公歿而君當室兢兢奉祖父矩矱不敢以意更
一人變一法客聞以爲言君厲色曰古稱無改父
道者謂何客慚而退歲巳亥　朝廷營三殿庀材
鳩工公卿而下咸捐俸稍輸之公君伏　闕獻萬
金佐將作費　天子嘉其義優詔特授　文華殿
中書舍人君耻以貲進遲回里巷者三年鄉縉紳
先生咸謂臣無衡　命禮也相與勸駕君强起之
官會　覃恩得進階徵仕郎　贈父見南公如其
官母與配俱孺人制詞褒揚備至君歎曰始吾以

先人忞忞地下未受一命之旌故勉而就此今於願足矣嘗聞之客不止車生耳吾何以久去先人丘壟爲即扶服上疏請告歸歸稍稍葺室廬畢先志暇則鍵關謝客日取所藏圖籍與同好縱觀之卷舒把玩指摘疵纇以爲常歲序招集親賓文酒相讌油油然暢乃散去久之疾作閱三歲益委頓不支呼諸子前命之曰吾祖父積纍以有今日若等無忘共儉纘祖德吾目暝矣遂卒距生嘉靖辛亥八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六君累高貲身食一

肉脫粟飯衣緼無文治宅第務爲堅朴不欲以華侈相豪斤斤然擇地而蹈不矜廉不背德聞人過失輒掩耳避之以緩急來歸咸得所欲去姊適程氏而寡贍之終身念汪氏甥貧歲賙之不倦或稱之君遜謝而已未嘗有德色也常言吾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迹其所造蓋逡逡仁讓君子非歟配汪孺人故於潛令女孫饒令德能佐君色養白首相莊無間云子六長起鳳娶程孝廉女卒次郎翔鳳娶太學汪一渭女繼娶參軍程秉衡女次雲鳳娶太

學汪待賓女次庭鳳娶鮑大本女繼程亞卿女次家鳳娶太學汪居常女次友鳳娶太學汪世用女皆國子生女五汪見龍太學殷雲翼太學汪爾松邑文學汪元羲程家漢其壻也孫三人長觀德庭鳳出玄臬玄錫友鳳出古之爲德者百里誦義千里誦聲殆中有所豔而然也君富而能約儉而好施而顧善自匿又名在仕隱間才諝行誼世或未盡覩然望而知其爲端人長者可可銘已翔鳳草君事甚具余徵之仲嘉而信乃銓敘如右以俟采

擇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先生行狀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王先生薨於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輔某清忠亮直砥節首公其亡可惜　上震悼久之爲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亟遣使治葬及祭祭爲壇視一品例而加四凡十有三贈官太保廕其孫尚寶司司丞於是太常請謚　上若曰維

明興太保忠太常卿正少保貞吉皆以碩德作輔
保乂王家厥諡曰文肅太保實不媿而有光焉其
以文肅易名嗚呼人知　上知臣之深飾終之厚
不知先生所以感之者至也賓丞君卜某年月日
葬先生長洲縣楓橋鳳凰墩西　賜域而屬小子
某布狀請銘　作者曰此治命也小子某辱先生
知至深其何敢辭先生諱某字元馭別號荊石其
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南鄉寺溝割隸太倉州
遂爲州人上世有諱謙者爲莆田縣丞以廉惠著

莆田公生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仲子曰友荆公湧先生大父也娶于徐生愛荆公夢祥是爲先生父鴻臚寺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吳封一品夫人吳夫人舉先生有萬爵飛鳴樓前盤旋不去遂命今名先生幼多異徵儁朗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天馭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爲禮部舉首入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脩乙

丑滿三歲考封二親歸覲丁卯還　朝充　經筵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官　誥勅往多贄謝者悉卻不內己巳轉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　今上登極還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試錄十九出其手學者爭傳誦之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

行　國初積分法重胄子之選申令公侯伯并應
襲諸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改觀識者心儀
先生且大用矣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鬱爲不刊今石室
所藏可考覽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
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先生憂禍叵測
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
造喪次切讓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　上強

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剄而已竟入不顧卒取　中旨廷笞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且首倡贐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既而江陵予假歸奉　旨三月還　朝使者輒疏請亟召使吏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浼我爲竟投筆起先生既忤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而已遑卹其他既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

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持平其間寄同麓余公
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于知人
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恕國體
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壬午丁憂荊公艱
以三品未滿考得全葬異數也公除廷推内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遣行人敦
趣就道乙酉赴　闕中途聞　上止内操召謫諫
及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　朝郎有禁諂諛抑
奔競戒虛浮節侈靡之疏又疏闢横議止新工所

裁省百萬計先生旣在政地壹意佐　上急民和
進貞良屏貪墨手采踔絕而嚮之以苞苴行者迹
消於千里外矣是歲扈從　上閱定壽宮再辭
恩廕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先生抗
疏力辯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修大明會典
成進階一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
少傅餘令勉受蓋先生入都首以　朝廷裁恩澤
士大夫重廉恥爲第一義故凡　陵工河工邊工
及　玉牒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

侵力請破格錮之且詘有司坍荒之議勿使兼區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流散當是時　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蓄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凜凜先生方與同官申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藉先生言以安而給事中李沂繼疏復觸怒予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亦自以贓敗是年先生二品滿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照新銜給誥命于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八

人衡與焉先生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郎饒伸併疏攻先生　上怒置之理先生揭請免逮且見督御史甍星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庚寅元日[illegible]輔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輔臣叩拜已命　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上亟止之曰不可旋出雒許事于仁疏欲寘之法而獨目屬先生曰卿意云何先生進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為訕上而以為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為治狂而以為拒

諫 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
日忽奉 御札以 冊立豫敎分爲二事一可一
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
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 皇上手
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發勞
之說豫敎之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
也具道 冊立與豫敎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
或獨請後先六上疊疊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

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
之　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
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
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
宮之慈訓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
苟順一言者旣而連接　御札册立元子倫序以
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
行先生因謂同官曰　聖意無他止以册立大事
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

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先生嘆曰果爾則先
朝凞河之禍作矣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堠
彼鹵掠無覬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卒以爲不然
亡何西師解嚴邊亦無事會礦議起　上遣問閣
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多得不償失
三官隷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四疆得窺淺深非算
事得中輟自先生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
役迄不可止矣辛卯聞母病懇請歸省再疏得
允濵行疏祈　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

怒以寬左右舉 朝講 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
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録建言廢棄之臣皆一
時至計既歸 上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入
朝 上嘉悅 賜銀百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一
襲居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
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待數年 中宮無子
乃行冊禮命先生作一 諭旨先生隨奏 上向
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
自古中宮養育庶子者欲 皇長子卽以 中宮

爲國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求　上俯從其後者有尋奉　御札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眞哉遂擇先生所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紛議起先生復具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大典息衆囂次日奉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建言論戍先生

業爲救解因連進三疏一請急　勑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咎旋得　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旣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先生復據　初詔請定大典未得　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褫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于察典無干涉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

下巳先揭救矣陳泰來諸臣　上欲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先生見　國是人心日就殽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　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請發章奏請灑　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資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先生疏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　冊立可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　召先生於煖閣先

生卽申前請　上曰稍需之先生曰　皇長子年
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
況國元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畜髮期矣卿
奏洞悉苦心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
能堪者　上略不爲迕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冊立候　旨行且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
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
酌之先生請　皇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
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班

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蒙　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
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
萬先生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
先生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
薪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量發內
帑什一以助隨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
中宮各出所積貲賴以活者不可勝數　上既英
明獨斷觸迕者不復　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
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

而士論僉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先生嘗進泰交

用人兩疏雖蒙　溫答未實舉行自念　國本旣

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

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爲之

發金建醮以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八上始　允

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二百

兩彩叚六表裏行人護送馳驛歸先生臨辭勸

上戒盛怒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

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愼譴罰節財用飭邊備稽

吏治種種石畫語具奏議中抵家數月母以天年
終　上聞遣官　賜札　賜賻　賜祭又遣官視
葬加祭四壇鄉人瞻望咨嗟不榮先生貴而榮其
母云辛丑衡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皇
上以　冊立禮成上　聖母徽號推　恩舊臣遣
官賚　勑存問曰冊立朕志已定但因激沮故從
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為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先生而忌者猶謂非其

本謀可怪也乙巳　聖母壽開六袠適　皇孫誕生加上　徽號推　恩再被　存問先生陳謝附以規諫丁未　上思先生不置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先生父子交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而欲扼之者與乘而修怟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爲詬病不知　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爲識者有之即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人克己之論其載集中未有摘其非者若　三王並封　上自

法　肅皇帝爲之非先生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
罪借以爲辭耳顧先生辭益堅攻者日益衆而
上旨益溫　召命終不可挽蓋　上雅欲以廉節
厲世磨鈍如嚴公清海公瑞業躬峻擢之而於先
生手書其名於　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　帝
心尚矣且也加秩輒辭不受爵也當江陵薰灼之
勢挺然屹立不附權也致身綸閣贊襄　廟謨入
告嘉猷歸德我　后不居功也衆囂若狂枝柱鎭
壓不辭謗也以故在　朝重在野亦重當年用其

言去國思其身安車而徵側席而待非先生謨謀
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見其跡而功被海內致時
昇平疇能感夫　聖明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
先生起家倫魁位列三事李揆地望人推第一長
源道義資於三世迨夫齒宿貴極奉身而退　天
子猶慊然至三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
完德鉅人社稷之臣矣乎生告　君剖析精審不
苟止而妄隨然奏草絕不以示人孫時敏始付之
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密歸之　上惟

上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白而
後從者乃傳焉如　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稱
道聳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先生貌古
神清雙顴插鬢脩眉瞿目鬚髯飄然若仙事親有
至性退食侍側至寢乃出弟督學公病憂形於色
眞有灸艾分痛之意士大夫以先生品格高遙相
疑憚不知其推獎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
挽不用不已至貪婪苟合者嘗疾之如讐而中一
不以介意也園居蒔花種菊閒臨晉唐帖批評古

書客至款語移日絕口不談時事徵行山水間不知其爲貴人有物色得之者亟避去自少手不識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不感先生饒爲之集若干卷藏於家雖文筆妙天下不欲與詞人墨士爭長惟是感　恩報　國則一片熱腸未少寘於懷也初　上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相半而獨任先生如一日新建嘗語人曰王公在綸扉有所執奏　上往往屈巳從之十得六七即不從亦必遣使諭其所以乃發今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

知矣令公久在列必能先事消弭　上亦有所顧
慮利孔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噫亦思先生有以
自結　主知必自重而人乃重之也邪先生薨以
萬曆庚戌十二月十九日距生嘉靖甲午七月二
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衛
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卒娶楊氏孫時敘郎尚
寶丞娶李氏先生言行事業不能悉論著第取翰
編所纂歷年譜少加損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
者固先生志也唯立言君子采而銘之謹狀